晝夜記

作者: 神宮子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一把鐵扇

聖古城，南宮家，祖殿。

「放肆！朱家公子豈是你能傷的？」一位老者正斥罵著眼前衣衫襤褸的少年

老者名為南宮維新，是南宮家的二長老。二長老面露凶煞，絲毫不客氣地怒罵著眼前的少年，而其他南宮家的族人也只是在一旁冷漠地看著，顯得很是麻木不仁。

「朱家家主，此子大逆不道，竟然出手傷害貴家公子，我們這就將此子交由朱家處置，還望您能大人不計小人過，饒了我們南宮家。」二長老雙手作揖，微微低下頭來，對著坐在椅子上手持折扇的中年男人恭語道，跟方才的凶煞神情可謂是大相逕庭，而其略顯顫抖和斷續的語氣更是顯得他卑微無比。

「維新長老，我們朱家乃是這聖古城的名門望族，又怎會故意為難你南宮家。這樣吧，讓此子跪下，給我磕一百個頭。此事就此作罷，您看如何？」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是朱家家主朱厭。只見他身穿一身白袍，悠哉地搧動著手上鐵折扇，並坐在椅子上滿意地笑語道。但其笑語中卻盡顯譏諷和冷血之意，宛如笑裏藏刀。就如他手中的鐵扇般，正面刻滿詩句，顯得正氣十足；但其背面卻是血紅色的一片，顯得歹毒無比。

聞言，南宮維新面色難看了極點，他知道所謂打傷一事根本就是無中生有，但朱家如今富可敵國，自然是看不上南宮家那點小錢，因此賠錢了事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朱家此番舉動的意圖也很明顯，畢竟在南宮家沒落前，兩家可謂是死對頭，而如今趁著南宮家沒落而崛起的朱家就借此機會狠狠羞辱南宮家一番，並且為日後吞併南宮家找一個「正當」的理由。但對於眼下的情勢，南宮家也無能為力，為求生存也只好在家族中隨便找來一個替死鬼，為家族扛下這「莫須有」的罪名。

「你！還不快過來，給朱家家主磕頭認罪！」很明顯，在位高權重的朱家和所謂的家族大義面前，南宮家族早已經選擇了卑躬屈節。

隨後，少年便向前走了過去。只是肉眼可見，少年步伐有些凌亂，眼神盡是空洞，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像是一具行屍走肉。

「跪下！」南宮維新對著眼前衣衫襤褸的少年怒喝道。

對於南宮維新而言，眼前家族的「替死鬼」，並沒有使他產生絲毫的惻隱之心，因為眼前少年雖是他們南宮家族之人，但早年父母雙亡，加上少年性格孤僻，整天沈默寡言的，而且在修行一方面也是毫無慧根可言。因此，少年對他和整個南宮家族而言，可謂是徹頭徹尾的家族累贅。這也是為什麼，一直以來少年基本上在家族裡就沒受到過好眼色，整天受人使喚和羞辱。但是就是這麼個人人唾棄的家族棄子，卻是這家族「替死鬼」的最佳人選，畢竟就算他死了也不會有人管的。

然而，在南宮維新怒喝過後，那少年卻是沒有一絲回應和舉動，就這麼繼續在他的面前站著，紋絲不動。
「我叫你跪下！」頃刻間，隨著一聲怒吼，一股肅殺而又無形的威壓從南宮維新身上散發開來，就如狂風般，席捲在整個大殿之中。

而這股巨大的威壓，名曰「靈壓」——是修行者運用自身靈氣，從身上形成一股強大又無效的壓力，從而震攝比自身修為低者的一種途徑。可見，南宮維新此刻運用「靈壓」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

讓那少年乖乖遵從他的意願。

只是，頂著這股如此強勢的「靈壓」，那少年依舊紋絲不動，就像一株早已根深蒂固的巨樹般屹立不倒，可見其意志力之堅定非常人所及。

南宮維新也是眉頭一皺，他也沒想到，一個家族棄子，意志力竟如此頑強。怎麼說自己也是二長老，修為在家族中也算是佼佼者，這少年居然沒被著股「氣場」給威攝到。

一時間，南宮維新面色很是難堪，他狠狠地盯著少年，冷冷道：

「既然如此，就休怪我無情了。」

話音剛落，那股肅殺又無形的威壓似乎增強了不少，並且開始凝聚在那少年的頭頂，就連那少年身旁的桌椅都開始稍微地晃動了起來。很明顯，那股「靈壓」被南宮維新加強了。

或許是本就毫無修為的原因，就算少年自身意志力再怎麼堅定，他還是有點抵不住那股頂在他頭上的壓力。只見隨後，抵不住壓力的他雙膝微屈，而嘴角更是有鮮血開始流淌起來。

而這時，只見頂著巨大壓力的少年，眼神終於不再是空洞的，而是無比的堅強不屈！他緩緩地開口道：「無情？要我為家族扛下這莫須有的「罪名」...你還有理了？南宮家對外畏強對內欺弱...做狗倒是挺敬業的...但是抱歉，我不是狗，更不會跪狗的主人！」

聞言，南宮維新很快就意會了這句話的含義，這已經徹底惹怒了他，臉上的殺意不斷湧現出來，「靈壓」更是瞬間加強了數倍。就在南宮維新正要下狠手取那少年性命的時候，一把手突然抓住了他。南宮維新心頭一顫，因為他完全沒有注意到那人是什麼時候靠近他的，很明顯，那人的修為比他高上不少。他不敢置信地轉過頭去，只不過還沒等他看清那人的臉時，一個巴掌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重地甩在他的臉上。那人，正是朱厭。

「此人，是我要他跪下的。可你現在卻想直接把他殺了，這可就不好玩了，這不是——在打擾我雅興嗎？」朱壓露出和藹可親的表情笑問道，但與之格格不入的還有他身旁那不停散發著的恐怖「靈壓」。

面對那虛偽的笑容和那完全和自己不在一個等級的恐怖威壓，朱厭所說的每一字一句就如同一縷縷寒針般札在南宮維新身上，刺骨無比，讓他身體頓時間不自覺得顫動了起來。

「沒...沒...我怎麼敢呢...」南宮維新頂著壓力面色有些難堪地回應道。

只見朱厭並沒有繼續理會南宮維新，而是轉過身狠狠地一把抓著那少年的頸椎，輕聲道：「罷了，被二長老這麼一搞，雅興都沒了，所以...我也只問你最後一遍，跪還是不跪？」

雖說只是輕聲言道，但是其語氣中的寒意還是絲毫不減。

而此時，在他面前的少年早已經氣息奄奄，身上盡是血跡。他艱難地開口說道：「你心裡，其實不早已有定數了不是嗎？別明知故問。還有，請收起你那醜惡的嘴臉，你的偽善讓人感到噁心，你這個偽君子。」

朱厭聞言，收起了長年掛在嘴邊的笑容，他愣了一愣，因為這還是頭一次聽到有人敢這麼跟自己說話

的，並且這少年，居然還猜到了自己偽裝下的真實意圖。

只見隨即朱厭又再次悠哉地搧起了手中的鐵折扇，臉上那偽善的笑容也隨之回來了，他先是看了看周圍圍觀的南宮族人，然後對著少年笑言道：「你比他們這些人都要聰明和有骨氣。只可惜，我朱厭生平最討厭的，就是你這種——自詡聰明又不自量力，口出狂言的人。」

話音未落，一把鐵折扇便毫不留情地刺破了那少年的喉嚨。

少年的喉嚨，鮮血直流，而眼中更瞬間佈滿血絲。他狠狠地盯住了朱厭，眼神中盡是滿滿的恨意。只是，那種身體的無力感讓他啥也做不了，因為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第二章 晝夜聖物

「聽聞...人在臨死前都會看見人生走馬燈...那些與你親近之人的回憶...會一個個地接著出現在你的腦海中...」

少年曾經無意中在家族祠堂外聽見了一位禪師與南宮家家主的對話。但是如今的他，已是將死之人，在他腦海中所看見的，卻只有一片漆黑。

雖只是一片漆黑，但是少年卻永遠也忘不了，南宮家的麻木不仁，朱家的恃強凌弱，是他們一步步地把自己逼上絕路的。

少年對那些人可謂是恨之入骨，只是——自己現在又能做些什麼呢。

「或許這就是我的命吧。」看著眼前寂靜得可怕的一片漆黑，少年不由得只能在心中無可奈何地嘆息道。

只是還未等他反應過來，霎那間，少年腦海便毫無徵兆地突然一震，只見一道無比刺眼的金光乍現。漸漸地，少年被這道金光照得意識不自知地模糊了起來...

「吾所選中之人？」

伴隨著一聲溫婉的女聲，少年睜開了眼睛，漸漸恢復了意識。

少年揉了揉眼睛，一睜開眼便發現周圍都是綠樹成蔭，鳥語花香的一片，和那寂靜漆黑的腦海世界就如同天淵之別。這裡的每一處花香，每一處景色，就如一處仙境般，讓少年有了前所未有的愉悅。因此，不過片刻之間，他已經完全沈浸在這個無比美好的世界當中了。

「我說，你不是吾所選中之人嗎？怎麼你的到來怎麼完全不受吾所控制？」一聲極為動聽但又有些沒好氣的女聲打斷了少年的沈浸，少年轉過身來，看向聲音的源頭。

而聲音的源頭，是一位年輕女子，其精緻的容貌更是勘比天上明月，皎潔而又美豔。女子就這麼優雅地臥躺在樹蔭下，一襲紅綢長裙勾勒出女子纖細又修長的身材，再加上這美得像仙境般的世界，就如同一副美輪美奐的畫作般，讓人感覺美豔而又不失端莊。

「...選中之人，什麼意思？還有...這是又是那裡？」面對眼前此等國色天香之姿的女子，少年先是愣了一愣才回問道，畢竟他也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美豔之人。

「別看吾如此年輕，吾其實乃這古源界三大古宗之一的晝夜閣閣主，存在已有數萬年，而這裡則是由吾所建造的一方小世界。而你則是吾所選中之人，簡單來說便是得吾傳承之人。」女子回答道。

少年皺了皺眉頭，一副半信半疑的模樣，他雖然能感受到眼前女子並沒有要害他的意思。但畢竟女子所說的古源界三大古宗，還有她活了數萬年的事情，對於一個從出生開始便待在一個小家族的懵懂少年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見少年如此模樣，女子起了起身，泰然自若地便是隨手一揮，三樣東西便出現在了少年的面前。少年一見便怔了怔，因為他發現，眼前三樣東西散發出來的氣息告訴他，這些都不是凡物！

「這三樣東西乃本閣聖物，而現在在你面前這一本經書便是本閣聖物之一的《天晝經》，乃集吾一生之所學所悟撰寫出來的，此經記載著最原始最純粹的運靈一道；「靈」便是天地間法則之力；至於「運靈」，運用天地法則之力，以淬煉自身的一種途徑。而以靈力淬煉自身，突破自我其實就是所謂的修行一道。」

說罷，她又指了指《天晝經》旁邊的一把劍說道：「此劍名曰「日晝」，由上古岩漿所打造，乃上古靈器，更是吾的佩劍，此劍吸取天地日之法則之力已有數十萬年有餘，因此其蘊含的法則之力浩瀚無垠，所以不到必要時刻，切不可擅用，畢竟上古靈器一旦面世，其餘兩大古宗必定會不顧一切去爭奪，只怕到時候此劍在你手上只會變成一個禍根...」

然而，女子話音未落，少年便無奈地連忙插嘴道：「雖然不知道為何前輩您會選中我，但是前輩您的好意我心領了，我其實只是死人一個，您就不必與我講這麼多了。」

少年雖然還是不太相信女子所說的話，但自從見到那三樣非凡之物，他就清楚明白，眼前女子確實並非什麼凡人。因此在禮貌上，他還是尊稱了眼前這位年輕女子一聲「前輩」。

「實話跟你說了罷，吾本應是在你成年時才喚你到此處與吾相見，把晝夜閣數萬年根基傳承於你，此乃命數。然而，你現在的提早到來，說明了要麼就是你已經掌握了多重位面法則，打破了命數；要麼只能是你提前死了。因此吾現在依舊把身為死人的你喚至我這一方小世界，並且和你說這麼多，能見吾有將你重生的把握...只不過，現在想想這也是個悖論，因為人的死亡其實也是個命數，而你卻提前死了...這...」女子一開始還講得頭頭是道的，殊不知下一秒卻開始沈思了起來。

少年聞言，眼睛突然就好像發光了一樣，連忙追問女子道：「我能重生？」

少年的追問打破了女子的思考，她也沒再多想，便回答道：「在這數千年的時間，吾閉關苦修，終於在幾年前參透這古源界所有的天地法則，修成了無上神體。而這一方小世界，便是吾利用神體所打造出來的。因此在吾的這一方小世界當中，吾幾乎可以無視世間法則。所以讓你重生，並不是什麼難事，只是——要你替我辦三件事。」

「你能否答應？」女子質問少年道。

「我答應你。」少年肯定地回答道，他雖然不知道女子是不是真的有此等「神力」能讓人死而復生，只是此女子不簡單，非常人所及，所以現在既然有此機會為何不博取；況且對少年而言，自己已是死人一個，若是女子所言所行皆假，他也沒什麼損失。

「爽快！」女子愉悅道。

說罷，女子便取出三樣聖器中的最後一件，那是一道令牌，只見她把令牌貼在了少年的額頭上。片刻後，令牌神奇地化作一點點亮光滲透進少年的額頭上。而少年不知道的是，此刻，他的額頭上已經多了一道類似「翅膀」的淡紫色印記。

第三章 滄海桑田

少年摸了摸額頭，他一臉不解地看著女子，女子則是見怪不怪，從容不迫地解釋道：「此乃第三樣聖物，「夜閣令」。此令是吾晝夜閣傳承契約之物，既然你答應了吾，也相當於接受了我晝夜閣的傳承，因此吾方才便將它化作一道印記封印在了你的額頭上。」

「當然，你也不必擔心——此印只有本閣弟子方能看見。還有，除了是傳承的象徵，此令還能像空間納戒一般收納東西，而且比空間納戒更好的是，其可以直接把東西收納在你的意識之中，這樣，即便是遇到什麼大麻煩，本閣聖物也不怕落入他人手中。」

「你現在得吾之傳承，那其餘兩件聖物自然也歸你。但吾還是得提醒你一句，修行之路沒有捷徑，各種神通，身法，傳承，靈器，武技只是一些輔佐之物，切勿因此持才傲物。循序漸進，打好根基才是根本。另外，這三樣聖物的強大其實遠不只吾所講的，只是其餘的還需你自行領悟，畢竟每個人從聖物上領悟到的道義各有不同。」說罷，女子便把其餘兩件聖物交到少年手中。

「集中意念，凝聚靈力，便能把東西收進「夜閣令」中。」

少年聞言，閉上眼睛，便集中意念了起來。只見，不到片刻，《天晝經》和那把名為「日晝」的劍便化作一點點亮光收進了「夜閣令」之中。

女子心中一驚，因為她也沒想到，眼前少年只憑一句簡單概況的話，不到片刻的時間，便學會了。此等天賦，屬實非凡。

「釋放東西也是差不多，都是按照你的意願，凝聚靈力便可做到。」女子故作淡定地繼續說道。

「至於那三樣事情——」女子突然一改那淡定的神情，一臉嚴肅地講道：「第一，替吾尋回《真夜經》，此經書乃吾的尊師所創，只是在千年以前，尊師不幸與本閣一同殞落，《真夜經》也從此下落不明。若你能尋回此物，將其帶回本閣便可。至於如何尋回此物，待你把《天晝經》修煉至十層，到時自然便會明白。」

「第二，替吾奪回一把名曰「月夜」的劍，此劍乃「日晝」的雙生劍，同樣是吸取天地法則之力的上古靈器。此劍本乃本閣聖物，但在數千年前本閣殞落之時落入他人手中。現在同樣不知身處在何方，唯一能確定的是，此劍現在必定在其餘兩大古宗的其中一方手中。」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剛才所言，你應該已經明白了，晝夜閣早在數千年前殞落，但好在晝夜閣的根基和底蘊巨大...吾能感受到，現在依舊有不少內閣弟子和分閣主仍然存活於世間，而且底蘊之強大，使得他們千年來一直安然無恙地生活在晝夜山上。所以吾要你辦的第三樣事情，便是替我找到他們，重振吾晝夜閣，再顯當年輝煌。」

聞言，少年若有所思地想了想，然後向女子問道：「但數千年了，他們真的能活這麼久？」

女子聽罷，微微一笑便回應道：「修行者總共分為五個境界，分別為：凡階，地階，道階，天階和神階。而每一個境界，各分下品，中品和上品；而每提升一品不僅能提升自身實力，更能讓壽命翻一倍。所以，一個普通的修行者正常都能活上百年，更何況我晝夜閣的弟子。」

「好了，我要交代的事情就這些。是時候，送你回去了。」女子輕聲道，平和的語氣中又好像帶有一

絲絲無奈。

話音剛落，少年卻叫住了女子，連忙道：「前輩，茫茫人海中為何就只選中我來傳承你的衣缽，我明明只是一介凡人。而您看上去神通廣大，絕非凡人，何不親自出手解決那三件事情？」

「命數，一切都是命數。吾若能親臨古源界，又怎會自閉關結束後便呆在這一方小世界，時刻關注著你，等候你的到來...」

女子仰起了頭，看望著天空，嘆了嘆氣便繼續說道：「千年前，在晝夜閣殞落之際，吾臨危受命，成了這晝夜閣閣主，只是吾那時修為不足，也自知殞落一事，不可避免，便打算閉關藏匿起來，潛心修行，為的就是有一天能重新帶領弟子，重振吾閣輝煌。只是陰差陽錯地，待吾參透完這古源界所有的天地法則，修成了無上神體之後，吾卻意外地進入到另一個位面。簡單點理解，便是吾因為一場意外離開了古源界，去往了外界；吾也有想過要回來，只可惜不同位面有不同的天地法則。要想離開那個位面，只能在那從頭開始再潛心修行上千年，再次成就無上神體才行。只是要讓吾再修行個上千年...世事難料，別說晝夜閣了，恐怕到時連其餘兩大古宗也早已消失了。畢竟，千年間，滄海變桑田啊。」

女子說著說著，臉上的無奈之色越發明顯，一句「滄海變桑田」伴隨著的，是她那無聲的嘆息。

但是片刻後她好像想到了些值得慶幸的事情，臉上那美麗如畫的笑容又逐漸回來了，對著少年便笑語道：「謝謝。」

一笑傾城美如畫。此刻的女子，臉上洋溢著笑容，目光也盡是柔和。就好像一直身處無盡黑暗的人，終於找到了那一絲燦爛的光。

少年對於這突如其來的道謝，和這一張宛若天仙般的笑顏，心中不禁一愕，隨後又不好意思地臉紅了起來。

女子見狀少年的有些愕然的表情，便解釋道：「吾這幾千年的苦修，練就無上神體，又何嘗不是為了打破晝夜閣殞落的宿命而做準備呢。可惜最終還是敵不過命運，去往了另一個位面。說真的，一開始吾還對你沒什麼把握，但現在看來大錯特錯，你與眾不同，你修行一道天賦非凡，而身上命運的不確定性更是連吾都看不破。或許，選中你，把晝夜閣交托給你，是正確的。」

但話音剛落，她似乎又想到了些什麼，臉色有些難堪地說道：「吾明知晝夜閣已殞落，但吾依舊無法放下心中的夙願。但你卻是無辜的...我很不負責任對吧...把我的一廂情願都寄託在你的身上...」

聞言，少年淡定地回道：「前輩不必如此，您想利用我重現晝夜閣輝煌，而我則是想藉此機會重活於世，順便報仇雪恨，本就是各取所需。」

「說實在的，你這番話讓吾有些感到失望。但你倒確實說的沒錯，那只是吾的一廂情願，人應當要為自己而活，你我本就是各取所需罷了，我又何必如此裝成一副後悔又自責模樣呢。」
女子雖然嘴上這麼說著，但是打從心底依舊自責的很。這種自責，是對一個無辜之人的自責，更是對於自己無能為力的自責。

但無可奈何，她現在也只能這麼做了。

「無論如何，感謝你答應了吾，雖然只是各取所需，但是你讓我看見了晝夜閣重燃的希望。」女子對

少年感謝道。

話音剛落，她便雙腿席地而坐，雙手合十地開始打坐運靈了起來。片刻後，少年腳底下猛然間開始劇烈震動，好像有什麼東西要拔地而起。

定睛一看，那是一座靈陣，周圍被一塊塊巨石包圍著，每一個巨石上刻有一些圖案。

「現在，吾便要送你回去了。」女子輕聲說道，語氣平和又隱約夾帶著一絲自責。

少年沒有說話，就只是神情複雜地一直看著女子，不知道在想什麼。

「臨走前，吾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少年點頭。

「你叫什麼名字？」

「家族從來都沒給過我名字。」

女子聞言，愕然了一陣，臉上的自責之情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雙充滿憐憫同情的柔目。

只見少年話音剛落下不久，巨石上的圖案便開始紛紛亮起。頃刻間，天地昏暗，電閃雷鳴，天降異象，只見昏暗的天空中一道金光乍現，照耀了整個天空...

「那種面對命運的無力感...我又何嘗不是呢...」女子抬起頭，看向天空。此時的她，在金光的襯托下，一身紅綢長裙更顯女子端莊優雅的氣質。但與之相反的，是那充滿著無奈之情自喃聲。

第四章 重生於世

「重生後逆天改命嗎...不...其實我更想當一回普通人罷了...只是...有些事情我卻不得不做...」

一束金光降下，帶著無比刺眼的光芒，照耀著整個小世界。片刻後，伴隨著少年的喃喃自語，光芒逐漸消散，少年再次睜開了雙眼，他一臉錯愕了地看了看周圍，他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身處在一家客棧當中。

「少爺，您終於醒來了呀，您可把我們給嚇壞了...老爺肯定會很高興的...」一聲洪亮的哭嚎聲打斷了少年的愕然。

少年看了看聲音的源頭，那是一個身形魁梧，身處僕服的男人，而他正跪在地上哭嚎著。少年認得眼前此人，他是南宮家大長老南宮司的僕人張亮，因其愛哭的性格與他那雄偉的身材格格不入的關係，因此張亮在南宮家頗為有名。

只不過，令少年不解的是，張亮為何會出現在自己面前。還有，這一副為自己跪著而嚎哭的模樣到底是什麼鬼。

「少爺...你方才稱呼我為少爺？」少年不明所以地問道。

張亮停止了哭喊，並沒有說話，只是怔怔地看著少年，看似對少年的提問感到奇怪。

少年沒有理會張亮，只是起身隨便從身旁桌子上找來了一面鏡子。

照了照鏡子後，他頓時大吃一驚。

鏡子中的他是一副眉清目秀，世家子弟的模樣，而這副容貌對他而言甚至還有點似曾相識，好像在哪裡見過。

「不會吧...」

少年頓時臉色大變，自己這是重生成了南宮家大長老的長子——南宮天。

南宮天，少年對這個名字頗有印象，是家族的風雲人物。作為南宮司的嫡長子，又因為家主膝下無子的原因，所以南宮天一直都是被當成家主繼承人來培養的。此人雖然面容清秀，看上去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但是他可是出了名的囂張跋扈的。

想到這，少年便展露出一副不情願又無奈的樣子，因為於他而言，自己重生成自己最討厭的一類人，任誰誰都不想呀。

「算了，能夠再次重活於世，已經算很好了，這還得多虧了前輩。至於這名字和身分，只能無奈接受了。」少年暗自感嘆道。

隨後，南宮天便瞧了瞧怔在原地不動的張亮，語氣有些故作溫柔地輕聲道：「方才我剛從昏厥中醒來，有些神智不清，你就當我沒問過便是，不必放在心上。」

張亮聞言，一副突然想開了的表情，振奮道：「我就知道少爺福大命大，不會有事的——我這就去把少爺您醒來的消息報告給老爺，老爺肯定高興壞了。」

話音剛落，張亮便匆匆地離去了。

待張亮離開之後，南宮天便是手心一攤，從「夜閣令」中取出「天畫經」。他目不轉睛地看著經書，神情中盡是複雜之色，自喃道：「前輩，你未完成的夙願，我會替你完成的。」

片刻過後，南宮天深吸了一口氣，便翻開了經書。他知道，自己現在的這副身軀除了樣貌外可謂是平平無奇，因此要想完成前輩的夙願，變強是唯一的途徑；而「天畫經」恰巧可以助他習得天地間運靈之法，淬煉根基，再合適不過。

就這樣，南宮天大約花了半個時辰在「天畫經」的第一層的運靈之道上。他發現第一層內容雖短，但每一字每一句都像是蘊含巨大的天地法則一樣，精簡卻處處精髓。讓他不禁驚嘆，這簡直就是神來之筆。

完事後，南宮天便合上了經書，就按照第一層所寫的，閉上眼打坐了起來。

只是，還未等一個時辰，他便又睜開了眼，一臉不滿地自喃道：「以丹田為引，吸取十方天地靈氣以淬煉根基...沒錯呀，只是這第一層為何還是毫無進展？」

說罷，他又翻起經書來看。

再三確認過後，他發現自己並沒有理解錯誤經書上一字一句的道義，而且在打坐期間，他確實也能夠順利以丹田牽引著天地靈氣的吸取。所以說，自己並沒有失誤，而造成這原因的就只能是要嘛前輩經書有誤，要嘛就是這裡的靈氣太稀薄了。

但用腳指頭想也知道，那前輩既能自行創造一方小世界，又能讓自己獲得新生，就是這麼一個超凡之人，想想也知沒有理由也不可能寫出有誤的東西。

所以說，只能是這裡的靈氣太稀薄了，至於這裡靈氣稀薄的原因，他也沒有頭緒。

想到這，他只能輕輕嘆氣搖頭道：「這修行一道，果真不簡單...」

但無論如何，眼下的他也只能夠去尋找靈氣濃厚的地方另作打算。只不過——礙於這新身分，他又走不開。一時間，如此進退兩難局面讓他整個人都愁眉苦臉了起來。

就在南宮天一籌莫展之際，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斷他的愁思。南宮天聞聲，感知到應該是張亮回來了，連忙便把「天畫經」收回到「夜閣令」之中，深怕被他人發現。

「少爺！好消息呀！」只見張亮一副氣喘吁吁又欣喜若狂的樣子，衝進來了客棧房間。

「我聽家族的人講，家族內在得知少爺您入選了天宮院外院弟子，都替少爺您感到驕傲呢！還有啊，連家主都特意宣告說待您回去之後要為您舉行家族傳承儀式呢！」

南宮天楞了楞，家族傳承？他知道這東西，名字倒是挺炫酷又神秘，但其實就是把家族代代相傳的一

些武技，經書之類的交給下一代家族傳承者的儀式罷了。但他可看不上這些，畢竟家族在他重生之前如此待他，與其說他心裏早已經沒了對南宮家歸屬感了，更不如說是他對於這個對外畏強對內欺弱的醜陋家族已經十分厭惡了，更別說自己早已拿著像《天畫經》這樣子的無上經書了。

於他而言，自己變強除了是替前輩做事外，其實更多還是因為仇恨，他永遠都無法忘記自己無辜成為家族替死鬼的那一天，他更是恨不得現在就立即把南宮維新和朱厭給一刀了結了。只是現在自己連《天畫經》第一層都未有任何進展，又何談復仇呢。

至於天宮院，他只能確定那是個類似學院的地方，而且聽張亮的所說，那應該是個人皆嚮往的地方。至於那天宮院到底是做什麼的，他暫時還沒有什麼頭緒。

「所以說啊，少爺您的孤注一擲果然英明！只是——當初天宮院選拔才結束不久，您就突然暈厥倒地了，可把南宮家上下都給嚇壞了呀，所以老爺讓我把話帶過來，說讓你下次別再這麼魯莽行事了，凡事還需量力而為。」張亮摸著頭，表情有些憨厚地接著說道。

「孤注一擲？」聞言，南宮天有點不明所以地問道。

「少爺您難道忘了？您那天出發前可是抱著拼死一搏的決心前去選拔的呀...少爺...您不會是把腦袋暈失憶了吧...怎麼辦...怎麼辦啊...回去後該怎麼向老爺交代啊...」說著說著，張亮臉上的表情突然便著急了起來。

看著張亮那魁梧壯大的身形，卻一副慌張又心急得想哭的模樣。如此不協調又突兀的場景，讓南宮天看著著實無語，無奈之下他只好謊道：「可能是選拔外門弟子那天，我剛好受了點風寒，神智從一開始就有些不清，再加上頂著選拔的壓力，有些力不從心，所以事後不小心的便暈厥倒地了。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對於選拔前後的記憶，有點記不清了...放心吧，只是有些記不清罷了，其他的並無大礙，毋須擔心。」

張亮聞言，再次摸起了自己的頭，露出一副不解的模樣，委屈道：「好...好吧...少爺——這樣吧，我回頭給您去找找大夫，抓一些能治風寒的藥。畢竟你才剛剛從昏厥中醒來，風寒應該還未完全退去。」

南宮天自然也是知道自己的這一番謊言編的有點過於牽強了，只是現在在他眼前的，還好是一個憨厚老實，甚至還有點傻裏傻氣的人。只是或許今天自己能僥倖蒙混過關，但日後要是換作別人可說不定了。因此，他也在心裡暗自裡告訴自己，日後行事說話，還需謹慎為上。

「好的，那就麻煩你了。另外，我們明天就啟程回家吧，免得讓家族人著急。」

「好的少爺，我這就去替你備好馬車，順便讓人通知家族，我們明天一早便啟程。」

說罷，張亮便離開了客棧房間。

南宮天就這樣平靜地看著那道魁梧身影的離去，然而他的心裡突然不知怎麼的，卻是泛起一絲不安。

「總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

第五章 南宮家主

聖古城，郊外。

此時，正值清晨時分，一輛馬車在郊原上馳騁了起來，其速度之快，甚至還在路上掀起了一小陣風沙。

能見，駕著馬車的壯漢，正是張亮；而坐在馬車裏頭的，則是南宮天。此時，他們正在快馬加鞭地趕回南宮家。

雖然越早離開那客棧對修煉第一層「天畫經」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此時正坐在馬車裏頭的南宮天卻又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因為他發覺，自己這一路馳騁以來的盤膝打坐，到頭來還是連些許靈力都察覺不了。

「市集，郊區都無一例外...難道整個聖古城，都是靈氣稀疏之地？不可能...「靈力」乃天地法則所化，按理說應是散佈在天地間各處...」

就在南宮天一籌莫展之際，馳騁已久馬車突然停了下來，打斷了南宮天的沈思。南宮天見狀，連忙掀開了窗口的布簾。一眼望去，發現原來在自己沈思之際，馬車早已駛離了郊外，來到了一座偌大的府邸跟前。

而那府邸高高懸掛著的牌匾上就寫著四個再熟悉不過的大字——南宮世家。

「少爺，我們到了。」張亮說道。

南宮天從馬車上下來，看著這令人感到熟悉又厭惡的府邸，他的心裡是五味雜陳的。他還記得曾經的他可是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個讓人憎狠的地方，然而現在，老天似乎給自己開了個玩笑，自己又不得不回到了這裡。

而此時的府邸門外，早已經有一群人在恭候著他們的到來。

南宮天很快便注意到了這一群人，這裡面有許多面孔於他而言並不陌生，畢竟在他重生以前，自己可沒少被這群人欺辱和為難，況且成為「替死鬼」的那天，麻木不仁的也是他們。

「一群勢利小人...」南宮天微微嘆了嘆口氣，暗自在心裡鄙夷道。

隨後，只見一位中年男子緩緩地從那群人中走了出來，他先是抱了抱拳然後面帶微笑地對著南宮天說道：「侄兒啊，家裡人昨天收到你被天宮院錄取的消息，我們都打從心底裡替你感到非常高興啊...」

南宮天認得眼前此人，此人名為南宮奕，是南宮家的四長老。此人雖然那天沒有出現在大殿中，但在那副笑容下，其為人實則老奸巨猾，跟那群勢利小人也沒什麼區別，和那南宮維新更可謂是「志同道合」，整天就想著如何攀高結貴，因此南宮天對他雖沒有到恨之入骨，但也沒有什麼好感。

南宮奕說著說著，只見他從空間納戒中取出一本書，語氣略有些不好意思地繼續說著：「這個...此書乃地階武技全典，記載著地階的所有武技...侄兒為我南宮家如此辛勞，這是老夫的一點心意，不成敬意，還請侄兒能夠收下。」

聞言，南宮天心裡其實是很不情願的，尤其是南宮奕一副小人的嘴臉，讓他越發感到噁心。雖然他清楚，南宮奕這一番舉動明顯就是在討好自己，只是他也清楚，此物若是不收，就不符合自己這副身軀的原本的處事風格，畢竟這副身軀的前主人，除了囂張跋扈，其臉皮之厚也是人盡皆知的。

而且自從昨天那不對勁的感覺後，他總覺得已經有人盯上了自己，雖然沒有證據，只是憑藉著自身的感知，但這還是讓南宮天開始警覺了起來，變得行為舉止變得謹慎了起來。

雖然重生一事很是荒謬，幾乎沒人會信，但眼下對於南宮天而言還是要保險為上，盡量不要露出馬腳為好。

「謝過四長老的一片好意，那侄兒便恭敬不如從命了。」南宮天也抱拳彎身，然後接過南宮奕手上的書，回敬道。

南宮奕見狀，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樣，面帶微笑地繼續言道：「家主和各位長老們就在大殿中等候這侄兒您呢，老夫這便帶你過去。」

就這樣，人群逐漸散去，南宮奕便領著南宮天進去了府邸內。

過了不一會，他們便來到了祖殿前。

南宮天看著這熟悉的宏偉建築，他卻是神情緊繃，眉頭緊鎖，雙拳緊握著，一副憤恨不平的模樣。

畢竟當初在這祖殿之中所發生的一切，仍然讓他記憶猶新，記恨不已。

「家主和各位長老們已經恭侯多時，少爺和四長老請隨我來。」只見一位老者從祖殿內走了出來，見到是南宮天和南宮奕後，便微屈身子，雙手作揖地說道。

南宮天認得眼前此人，他是南宮家的總管，李照。雖然李照平日裡性情平和，像是個平庸之人，但據他所知此人的修為隱藏極深，身手了得，至少是地階上品強者，就連長老們看到也得顧忌他三分。因此，在想起南宮家中還有如此實力強大之人後，讓南宮天警覺到，復仇一事，不得魯莽，還得從長計議。

祖殿內，寬敞明澈的空間，地板更是被擦得格外透亮，但殿中卻是一片寂然無聲，讓人有一種無端的壓迫感。

而南宮家的各位長老們也如李照所說，早已按照地位的高低有序地左右一排安坐在座位上，就靜靜地等候著南宮天的到來。

「四長老，您的位置就位在右邊第二個；至於少爺您，便位在右邊第一個。」李照一邊說著一邊領著南宮天和南宮奕去到了他們的座位上。

聞言，南宮天楞著了，輕聲回問李照：「我坐在右邊第一個，無論從輩份上或者地位而言都不太好罷？」

李照正想回應，但此時一道豪邁氣爽的男聲卻打斷了他，說道：「侄兒，不必如此見外，都是自家人。再加上這位置本來也是準備給你爹的，只是他性格一直都挺乖僻的，每次家裏有什麼大事情未曾見

過他的身影，所以啊，沒什麼不妥的，你就放心坐罷，況且你若是坐那麼後面，我若想和你這個家族未來繼承人有點接觸，怕是也不方便啊。」

南宮天猛然一怔，自己明明只是與李照悄悄言道，但居然有人能夠聽到，況且聽那聲音就離自己挺遠的。由此可見，那聽見之人也絕不是什麼等閒之輩。

順著聲音的方向，只見那是一位身材魁梧且樣貌長得十分老實的中年男子，但與張亮不同的是，他那灑脫又茂密的鬍鬚和那豪邁的語調，更加顯現其豪爽厚道的性格。

南宮天一眼便認出，那是南宮家家主，南宮凌一。

南宮凌一，雖然與南宮奕一眾長老們同輩，卻是他們之中最年輕的。而且，除了有著家族中數一數二的道階實力外，與其他長老不同的是，其為人就如同所見般，豪爽厚道，不做作。只是某種程度上來說，此人是個徹徹底底的武癡，除了閉關修煉，就是與其他家族的人打架，雖然也知家族已經沒落，但是在眾長老的巧言令色之下，還是抱著對家族不切實際的奢望，完全不知自己家族已經被其他家族欺壓到什麼份上了。這也是為什麼，自己身為族人，在被自家人欺辱，使喚，甚至被家族強迫著當「替死鬼」時，南宮凌一也沒出現過的原因。

雖然南宮凌一是個徹徹底底的武癡，但為人豪爽厚道，不做作的性格，再加上超群的實力，對於南宮天現在而言，倒確實是個適合結交之人。

在南宮天看來，雖然他仍然對南宮凌一曾經的不理不睬心存些許不滿，但一路下來，他發現復仇一事，除了要以修煉和提昇自身實力為重，更要懂得找一個像是南宮凌一這樣的人做靠山，才最為穩妥和保險。

但眼下，還不是向他全盤托出的時候，畢竟現在自己手中證據幾乎等同沒有，這樣貿然向前讓他認清家族裡的那些「毒瘤」，怕是那些長老也不會讓自己活得過明天。他知道，現在自己反而最該做的，是獲得南宮凌一的賞識，讓他認可自己。

想到這，南宮天緩緩徒步向前走去，走到了那本該屬於南宮司的座位旁邊，他對著南宮凌一便是雙手作揖地說道：「家主，您的好意侄兒心領了，只是這位置本就是準備給家父的，家父雖性格乖僻了些，但作為大長老也是為了家族出盡心血的，況且各位長老們也在這裡，這輩份可不能亂了。但若家主執意如此，那我便依你所言，只是我希望家主能替我尋一張小椅子來，並且將其安置在家父所坐的位置後面，我便坐在那兒，這樣便能兩全其美了。」

聞言，南宮凌一感到有些意外地說道：「雖然我並不介意，但我確實忽略了在場各位長老們的意見和想法啊，如此魯莽行事，只因一樁喜事便讓我連輩份都亂套了，確實是我的不對，這還得多虧了侄子提醒了我。」

南宮天一邊聽言，一邊留意著南宮凌一的神情。南宮天從中意識到，雖然南宮凌一嘴上說著抱歉的話，但在其眼神中，可見那盡是對自己滿意和欣賞的目光。

見狀，南宮天心中暗喜道：「看來大魚已經上鉤了...」

「來人，就依少爺所言，給他備好一張小椅子，就安放在大長老座位的左後方。」

就這樣，片刻過後，南宮天便坐在那小椅子上。但詫異的是，他坐下後，一眼望去，卻發覺在座的長

老們卻是各一副詫異的樣子，其中有些甚至還交頭接耳了起來。看見此番場景後，他立刻便意會到，自己此番一改常態的行為舉止，肯定已經引起了他們的不解和訝異，畢竟在那些長老的眼中，自己可是個出了名囂張跋扈的小少爺。

就在南宮天已經準備好一套說辭打算起身解釋的時候，一道熟悉的聲音又突然間打住了他，為他解圍道：「侄兒既為大長老的嫡長子，想必也經常被別人說過「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時候吧，只是侄子現在從天宮院選拔中脫穎而出，這不恰好便是證明了侄子的並不是虛有其表嗎，我相信侄兒之前所謂的囂張跋扈只是不過是不想被他人看低的一種途徑罷了，我說的對嗎，侄兒？」

說話的，正是坐在南宮天對面的，南宮維新。

只見南宮維新一發話，那些本來還在面面相覷的長老們頓時便默不作聲，小動作都不敢做幾個，看見其在長老中威望甚高。

聞言，南宮天則是絲毫不慌地起身並回應道：「也不完全是，以前侄兒此般跋扈，確是自傲過頭了，只是天宮院的選拔，讓侄兒意會到一件事情——在同輩人當中，還有許多比我出色之人，我也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總而言之，若侄兒以前有什麼冒犯到各位長老的話，我南宮天，今天在這裡和各位長老賠罪了。」

說罷，南宮天向著在場的那些長老們抱了抱拳，且低著頭屈彎著身子，一副很是歉意的模樣。

只是，在這副歉意的模樣下，南宮天卻是神情緊繃，暗中死死盯住了坐他對面的南宮維新。

這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小人嘴臉，和那無比從容且隨意的坐姿，讓他心底裡產生一股滔天恨意。

只是當下，他必須忍著。

「南宮維新，朱厭。總有一天，你們那副充滿著罪惡的身軀，會以同樣的方式，倒在我的刀劍之下！」南宮天暗自含恨發誓道。

第六章 天外有天

「滄海一粟...原來如此....但還請侄兒不必如此，你既為我南宮家傳承之人，往事自然是不咎於你。倒是侄兒你能夠坦率承認且不否認曾經所犯之錯，又存有反思之心，我不管你的以往是如何的...但只論從你進來這祖殿中的半炷香時間，你那不卑不亢，知錯能改的品行都令我很是滿意。」

隨著南宮凌一的話音落下，南宮維新就接著就附和道：「家主說得極對，人嘛...總有犯錯的時候，但是知錯能改更是可貴，就以侄兒這般品行和天賦，自然是能勝任我南宮家傳承之位的，我相信各位長老們定會既往不咎的，對嗎？」

說罷，他隨即便看向後方的眾位長老們，凌厲的目光使得後方那些原本面面相覷的長老們態度突然都產生了轉變，開始應聲附和道：

「對啊對啊，侄兒既能被天宮院所選上，勝任我南宮家傳承之位的，自然是沒有問題的...」
「侄兒既然都誠心改過了，我們又怎會怪罪呢？」
「二長老說的對，人總有犯錯的時候嘛。」

見狀那些長老們假意的附和聲，南宮天還是忍不住看了看南宮維新。他清楚，那些長老只不過是看在南宮維新的面子上才應聲附和道的，畢竟南宮維新算是眾多長老中最為年長的，其威望和勢力在南宮家也更是數一數二的。

想到這裡，南宮天不禁打了個寒顫，他發現南宮維新此人比他想像的還要陰險狡詐，畢竟按照南宮家的世襲制度而言，自己無疑就是族內繼承人的已定人選，只不過因為南宮凌一的長年閉關修煉，以至於他對自己還有整個家族其實並不了解，所以南宮維新此番舉動實則是在試探南宮凌一，在看到長老們一眾詫異的反應後，他看似是在替自己解圍，實則是想有意無意地把自己以往的跋扈性子透露給南宮凌一，並且藉此看看他的反應和態度。

若是南宮凌一反應不佳，那自然最好，但就算其反應平平，但於南宮維新而言就已經足夠了，因為這番話已經在南宮凌一的心裡種下了一顆猜疑的種子，以便日後自己能有機可乘。

畢竟，南宮維新膝下也有一子，若是南宮天被罷黜繼承之位，屆時他那兒子便有望成為那順位之人。

只是南宮維新怎麼也沒想到，眼前此「南宮天」非彼「南宮天」，他憑藉簡單的幾句自責和那充滿歉意的舉措，不僅讓自己瞬間被反客為主，反而還讓南宮凌一對他又多了幾分欣賞之情。

而這很明顯，就不是南宮維新希望看到的。

但就算如此，此時的南宮維新，神態依舊從容的很，還在不慌不忙地與一眾長老一同附和道。

看著南宮維新那依舊泰然自若的心態，南宮天則不禁在心中不屑道：「不愧是老狐狸，小算盤被打散了，還能不自亂陣腳，反而還在這裡亂誇我一通，真讓人摸不著頭腦。」

只見，隨著一片附和聲過後，南宮維新一副奸計得逞的模樣對著南宮凌一講道：「家主，既然您看在座的各位都如此拥护侄兒成為我南宮家傳承之人，雖然我們一早便已經議定了一週後才給侄兒舉行傳承儀式的，但如此群情振奮的時刻，依我看擇日不如撞日，這傳承儀式不如就在今天辦了吧。」

聞言，南宮凌一並沒有理會他，只是轉過身便語氣祥和地對著南宮天問道：「你認為呢？」

南宮天先是看了看一旁的南宮維新，然後又觀察了一下南宮凌一，他意會到南宮維新這是在引自己入套，只是南宮凌一那隱約透露出的一絲期待之情，讓他不得不雙手作揖，語氣裝作平和地說道：「今天各位長老們齊聚一堂，如此難得的時刻，既然大家盛情難卻，我若是再三推辭的話便顯得侄兒有些太過於矯情了。」

「這麼說，侄兒說答應了？」南宮凌一神情喜悅地問道。

南宮天聞言微微一笑，並禮貌地點了點頭說道：「是的。」

「如此甚好，甚好啊！」在得到南宮天的回應後，南宮凌一就便毫不避諱地縱情大笑了起來，聲音更是頓時間迴盪在整個祖殿之中，把其豪邁的性格盡是顯露無遺。看得出來，他似乎對於南宮天的回答十分滿意。

只是大笑過後，他的笑容頓時收住，神情更是忽然間嚴肅了起來，下一刻，他的雙眼已經緊閉了起來，並且就這麼席地而坐著，一副氣勢凌人的模樣。

見狀如此詭譎的行徑，其他長老則是見怪不怪，在一旁默不作聲；一瞬間，整個大殿的氣氛都沈重了起來。

然而，南宮天對此並沒有為意，因為從一開始，他的視線從一開始就沒有從南宮維新身上移開過。

他一直都想要搞明白，南宮維新如此做到底是為了。

「南宮維新，你到底又在搞什麼陰謀？方才試探南宮凌一得不償失，現在卻連同眾多長老一起緊逼著我上位，要不是為了復仇一計，我才不會任你擺佈呢...你還真是讓人討厭至極。」看著南宮維新的身影，此時的南宮天心中雖然忿忿不平地怨道，但他一早就意識到，現在的自己已是騎虎難下了，就算有多不情願也罷，自己現在已經沒有推辭這繼承之位的餘地了。

只是準確而言，南宮維新此番舉動其實也並沒有讓他自己得到什麼益處，只是南宮天深知，此人作為「老狐狸」，一向狡猾的很，如此逼迫自己上位，肯定也沒安什麼好心。

想到這，他突然想到了些什麼，表情逐漸有些得意了起來，心中念道：「千算萬算，只可惜南宮維新，有一點你還是算錯了，我並不在意這傳承之位，更不是你記憶中的那個「南宮天」，你自認為我只是在裝模作樣罷了，也罷，我也只好將計就計了。」

就這樣，在南宮天的腦海中，一個「復仇大計」漸漸規劃好了...

「呯——」

就在南宮天還在思索著的時候——突然間，一聲轟然巨響毫打斷了他。

還未來得及驚訝，南宮天便瞧了瞧那轟響的源頭，只見在前方的不遠處，一扇龐然巨門便憑空聳立在了那裡。

巨門就這麼巍巍而立著，其高度甚至洞穿了屋簷；其形體，就如同巍峨高峻般的群山，龐然浩大，讓

人不禁連連感嘆，感嘆自身的渺小。
「這麼多年了，以我們能力果然還是無法蓋出比這扇巨門還要高的屋簷呀...」隨著一聲嘆息，南宮凌一緩緩地站起身來，便結束了打坐。

而南宮天則是仰望著這那扇巨門，他雖然能意識到這應該是儀式的一部分，但巨門那超乎想像的龐大，還是讓他不由得在心裡驚嘆一聲：「我的老天...」

見狀南宮天那驚嘆不已的反應，南宮凌一便緩緩開口說道：「我當年...也是如此啊...看著這扇巨門，我才意會到，世界上竟然還有如此超然之物...」

南宮天轉頭看向南宮凌一，而後者則是繼續語氣莊嚴又沈重地說道：「正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有時候，做人做事，眼光還是得要放開一些才是。」南宮凌一看似是對著南宮天所說的，但他那冷峻的目光卻意外地看向了一眾長老們。

見狀南宮凌一那一副霸氣凜然又話裡有話的模樣，讓南宮天發覺，此時的他，所散發出來的威嚴，氣質，還有他那氣勢凌人的眼神，就像換了個人似的，完全就不是他所認識的南宮凌一該有的模樣。

而這句話，意圖則更加明顯，顯然不僅只是說給自己聽的，更加像是在警告在座的各位長老們不要只貪圖眼前利益，從而禍害了家族。

南宮天想了想，猛然一驚，心中道：「我早該察覺到的，你既然對幾十尺開外的悄聲細語都能聽得如此清楚，你又怎麼可能觀察不到家族內發生的種種呢——」

「你到底在隱藏些著什麼？」